

四庫全書

經部

尚書埤傳卷十四

吳江朱鶴齡撰

周官

朱子曰漢自古文尚書出方有周官伏生所口授無此篇故漢只置太尉司徒司空為三公而無周三公三少葢未見古文尚書故也古者諸侯之國只置司徒司馬司空三卿惟天子得置三公三少

六卿三公三少本以師道輔佐天子只是加官周公以太師兼冢宰是以加官而兼宰相之職也後世官職益紊遂以諸子或武臣為之既是天子之子與武臣豈可任師保之責耶　邵寶曰立政三宅在周官前周官六卿任立政後立政圖任人而未定其制周禮擬分職而未見于行周官者周禮之綱而立政之成也

巡侯甸　四征弗庭　六服羣辟

孔疏六服而惟舉侯甸者二服去王圻近畧言之爾左傳注下之事上皆成禮于庭中弗庭言不趨走于王庭也

孔疏周禮九服此惟言六者夷鎮蕃三服在九州之外夷狄之地王者覊縻之而已不可同于諸夏也程伯圭曰按周禮行人職云侯服歲一見以次五服亦歲一見是六服者侯甸男采衛要也畿内不在其數然周有九服而王之廵狩止于侯甸羣辟承德止于六

服視唐虞之世有間矣陳啓源曰蔡傳解六服數王畿而不及要夫王畿之内何始承德耶

黄度曰必六服承德而後董正治官制度頒行不容或有阻隔也

侯伯 夏商官倍

左傳注侯伯州長也列職於王即曰牧於諸侯則謂之侯伯王樵曰侯伯即益稷之州十有二師也孔傳以為五國之長蓋本五國以為屬屬有長之説未知

唐虞之制然否疏引咸建五長此五長在五服之外豈侯伯也

禮記明堂位有虞氏之官五十夏后氏官百殷官二百周官三百穮傳堯舜官天下無或失之憂任人而不任法人得自盡也故法簡官少而事省夏商家天下惟恐失之不敢以付人人與法相持而行故法繁官多而事冗後世德日衰故日畀人愈不信而一付之法吏不敢任事相持以苟免故法愈亂官愈多而

事不舉人主知此則幾矣

論道經邦燮理陰陽

呂祖謙曰明則邦國幽則陰陽幽明之所以然所謂道也道何待于論論道者擬議以成變化講明而啓沃之也陰陽屬氣天地屬形燮理運之者也寅亮承之者也公孤之分于此著矣然弼予一人乃格君心之任獨于孤言之而公反不與焉何也論道經邦燮理陰陽未有不自君心者特成王尊三公之至若不

敢以身煩之盍曰斯人也乃造化之友非予一人之弼也邵寶曰道貫天人律天以立人于是乎有論論者謀謨于是乎有經經者政事燮理陰陽以是而已考祥焉更化焉以人事而贊天功其道固在我也若曰坐而無為如陳平丙吉之云豈知相體者哉

葉夢得曰成王以周召為師保而太傅無聞周公沒召公即為保而不聞設師傅蓋難之也 陳啓源曰按賈誼疏云成王幼在襁褓之中召公為太保周公為太傅太公為太師則未嘗無太傅也顧命召太保畢公毛公三公

皆備又畢公代周公爲太師不得云周公没後不設師傅也石林語尚未核

陳傅良曰周召以師保爲冢宰是卿兼三公也顧命召太保奭以下皆卿也其人足以兼三公則加其公之職位無其人則止爲卿而已三公三孤皆無其人則闕焉而六卿自若也成周以三公三孤待非常之德故曰官不必備惟其人程伯圭曰周禮多言三公三孤但不言其職葢三公位尊出諸侯之上論道燮理若無所職且官不必備或無其職非如諸卿之分職聯事各相

統屬也故不必列之于五官篇也

擾兆民

王安石曰善教者浹于民心而耳目無聞焉以道擾民者也不善教者施于民之耳目而求浹于心以道强民者也擾之為言猶山藪之擾毛羽川澤之擾鱗介也豈有制哉自然焉爾强之為言其猶囿毛羽沼鱗介乎一失其制脫然逝矣

司空掌邦土

孔傳司空主國空土衮黄曰當時行井田之法民間所授之田民自治之惟未授者則空之而掌于公家故官曰司空孔傳空土二字疏無明訓據了凡解當讀去聲然陸氏釋文未見轉音當闕所疑

黄度曰周禮司空事官而此曰掌邦土葢凡居于王土者必有職有職則各以時制其利故農之地征均此利也工之飭材成此利也賈之阜貨享此利也皆土物也則皆邦事也葢無有不作而食者邵寶曰古為井地故司空專一卿焉井田廢則司空職亡

補以考工而司空職營繕矣吳澄曰有虞之時首命作司空其後又命垂作共工則知共工與司空乃二職非一官也鄭氏以考工補司空何疎戾耶王樵曰周禮司空之文多錯于他官而地官尤多此吳草廬說漢儒不知本經以考工而妄謂其闕因以考工記補之夫考工記記工事耳非設官也故無員缺且其所謂國有六職者自明言于下百工特居六職之一何可以之當冬官也

林駉曰嘗觀周之建官也百官聽命于六卿而六卿

聽命于冢宰故出納之要職宿衛之親人供奉之近習布滿王朝者若不得而一不知以冢宰統之則其權未始不一也司徒以旗致萬民宗伯以軍禮同邦國司馬大合兵以從司寇凡兵民之權若不出于一不知以三公兼之則其權未始不一也此上下相維之制然也又觀周之建官也或以公兼宗伯司寇或以公兼司馬司空是公得兼卿職也或以公兼卿大夫或以卿兼軍將是卿得兼有司也此職任無曠之

實然也漢之九卿東漢百官志九卿者太常一光祿二衛尉三太僕四鴻臚五少府司農宗正廷尉合為九即周之六官唐有六尚書又有九卿寺因乎漢也然周制上下相維而漢有事權偏重之失周官職任無曠而唐有員數過繁之弊師成周之意而損益焉不失于偏重不失于過冗斯得之矣

六年五服一朝 時巡

孔疏計六年大集應六服俱來而此惟云五服孔傳以五服為侯甸男采衛盖以要服路遠外逼四夷不

必常能及期故不數也程伯圭曰周禮云侯服歲一見甸服二歲一見男服三歲一見采服四歲一見衛服五歲一見要服六歲一見此言五服葢指甸男采衛要而侯服之歲見者不在其數也王應麟曰大行人六服朝見以數見者為親藩服世一見謂父死子繼及嗣王即位乃一來以其戎狄疏之也周時以洛為邦畿邦畿方千里其外各以五百里分九服一方五百里者九四千五百里也以二方對計之并邦畿千里通為萬里今姑以二方計之周公封于魯魯去王畿千有餘里在甸服二歲一見召公封于燕燕去王畿二千餘里在采服甸服之間或三歲四歲一見以周召元臣乃在外服似若疏之者何耶若以禹服計之魯當在綏服

燕遠在荒服矣此所未喻愚按蔡解五服從注疏程說與周官不合大全王氏又謂每一歲二服入見五服有一年休息此未知據何書

黃度曰大行人六服差遠近為節次朝京師六歲一周此時見曰會也十有二歲王巡狩殷國此殷見曰同也皆準舜故事惟五載與十二歲不同耳自武王時邁後見于經者成有岐陽之蒐康有酆宮之朝穆有塗山之會宣有圃田之狩皆非時巡也大行人六

服此五服者又六年時巡要服見于方岳不至京師也

議事以制

按先儒有云五帝無傳政夏商無傳人又云繼治世者其道同繼亂世者其道異學古之所以必待於裁度也公羊九世復讐之說漢武帝誤信之以窮兵四夷周禮國服為息之言王荆公誤信之以貽殃宋室知好古而不知用古其弊必至於此

令出惟行弗惟反

按君者主令者也臣者行君之令而致之民者也葢天子之號令辟之若風霆如風不能動而霆不擊物則造化之機滞而乾坤之用息矣易渙汗其大號汗出而不反者也與此同義

惟克果斷

林之奇曰猛虎之猶豫不如蜂蠆之致螫賁育之狐疑不如童子之必至所以貴于果斷也曰克果斷必

無非所斷而斷之失

作偽心勞日拙

黄度曰若有所為而為即偽也載偽而行前闕未益後失復彰所以心勞日拙也作偽如公孫弘作徳如

司馬君實

三事暨大夫

陳啓源曰詩三事大夫注三事指三公引書此語爲證黄氏書説亦訓三公蔡傳則云立政三事此以經

解經法也但謂不及公孤公孤無待戒勅則不然上文凡我有官君子公孤在其中已戒勅之矣此何獨不之及耶况六卿上蕪師保立政三事中豈必無公孤耶

君陳

鄉季友曰鄭玄注禮記中庸云君陳周公之子汲冢紀年亦以為周公子今觀篇中爾尚式時周公之猷訓與畢命令予祇命公以周公之事語意畧

同未見君陳之必為周公子也使果是其子不當與畢命同稱周公　王柏曰畢公四朝元老君陳其後進也周公既沒何不即以畢公代之盖周公治洛制度法令已備恐畢公未必悉遵其舊君陳則親炙周公諳練本末故責之以周公之事焉及商民既安之後始以旌別淑慝屬之畢公此用人之道也

尹茲東郊

鄒季友曰東郊乃下都經文止言東郊者治洛以化殷民為重也說者謂周公存則王城下都皆自監之周公沒則分東郊使君陳監之王城之事君陳不與今考畢命曰祇命公以周公之事畢公之任即代君陳者也何以見君陳不與王城之事哉此蓋因書序分正東郊一語而誤耳洛與鎬對立故曰分正正長也長治之鄭曉曰東郊是下都亦曰洛邑毖殷頑民遷于洛邑是也

周公師保萬民

黄度曰東郊鄉遂之地也周禮鄉教孝友睦婣任恤

鄉有老二卿公一人無他職事獨與鄉大夫興賢能

獻其書于王而已周公以天子三公為鄉老教其民

是之謂師保教其君教其民無異道也

凡人未見聖至惟草

蘇傳微獨聖也凡有求而未得也無所容其愛既得

則愛衰此人之情也為人上者不能顯諸仁藏諸用

凡所以治民之具畢用而常陳則民狎而玩之矣故

教之曰爾惟風下民惟草德復有妙于風者乎

順之于外

王問曰蔡傳引葛氏興仁之說以成王為失言夫所謂順之于外者只是承君之德意而致之于民亦人臣奉君之常體觀周公誥多士多方一則曰王若曰再則曰王若曰可見以此為坊後世猶有厚施于民以收君權如齊之田氏者鄧元錫曰此非成王失言蓋有為言之也殷頑比煽人臣而有施德于民以沒王

惠康誥所以深疾夫造謍鰥君者也章美歸君舍美從王此正格頑之道大臣之職

弘訓

呂祖謙曰周公之訓大矣猶欲弘之者繼前人之政苟止以持循因襲為心其所成必降前人數等惟奮然開拓期以光大前業然後僅能不替葢造始之與繼成其力量不同也

寛而有制從容以和

按蔡傳解從容為不一于和非是從容與寛和為類不可與有制為類也東萊云和中之時大體固貴寛苟無制則流蕩縱肆安能從容以和乎馴擾于品節之中游息于範圍之内斯其所以和也此解得之

簡厥修至或不良

黄度曰鄉法自閭胥至州長歲時讀法書其德行道藝戒令糾禁備焉修不修皆于此簡别之州長三年大比大考鄉里贊鄉大夫興廢故有進良退不肖之

法

膺受多福

鄭伯熊曰人君不言福風俗淳厚偕之大道此人君之福也成王云膺受多福康王云永膺多福皆以商民式化言之天保報上受福之詩也歸之羣黎百姓徧為爾德詩之意即成康之意也

顧命

呂祖謙曰天子天下之共主也成王力疾臨廟朝

而命之畢召受遺率諸侯而輔之所以公天位嚴大寶世稱漢武帝拔霍光于宿衛托以幼孤爲知人不知所謂大臣非可寄安危屬存亡者不在此選如周召內爲師保外統諸侯君存則輔政君沒則托孤所謂受遺蓋其一職也武帝垂沒始拔一人付之平時大臣果安用乎無具甚矣林之奇曰後世人主將托後嗣獨引親信入受遺詔謂之顧命之臣漢唐末雖有嫡嗣不能屬于大臣多立自戚宦之手倉卒之際

廢立紛然顧命一書誠萬世之法

誓言嗣

鄒季友曰嗣謂嗣君也周禮典命云諸侯之適子誓于天子攝其君注云誓猶命也明樹子不易也告命之詞致其戒勉故曰誓蔡傳不得誓言以嗣續我志從孔傳也未明當

降疾殆

鄒季友曰殆字句當從孔傳云疾甚危殆蔡傳上章兩言疾危殆此却云殆將何也

太保奭至毛公　師氏

朱子語錄召公冢宰畢公司馬毛公司空是三公芮伯司徒彤伯宗伯衛侯司寇是三孤孔氏以高官兼攝下司漢世以來謂之領故召畢毛皆稱公傳皆稱領而芮彤衛則但稱本爵也彤姒姓之國黃度云彤國在青州北海縣餘五國皆姬姓毛公是文王之子伯爵見左傳鄭曉曰舊說成周時六卿遞轉三公不然初太公為太師卒周公代之周公卒畢公代為太師召公仍為太保周公為冢宰卒召公以司

空代之代冢宰而不代太師也召公歷三朝皆太保畢公代太公為司馬而不代太師毛公代召公為司空而不代太保蕃毛公代榮公為太傅康叔代太史蘇公為司寇而不代其太史代太史者逸也以立政太史司寇蘇公為一人此注疏之說

孔疏周禮師氏下大夫掌以媺詔王居虎門之左重其所掌故序于虎賁之上周禮注虎門路寢門也門畫虎以明勇猛

茲既受命還出綴衣于庭　王崩

鄒季友曰茲既受命句還字句還音旋孔傳羣臣已受命各還本位也周禮射人掌國之三公孤卿大夫之位三公北面孤東面卿大夫西面屬下句讀非

附考　蔡傳幄帳按疏云四合象宮室曰幄王所居之帳也上有承塵皆以繒為之張于黼扆之上撤縣縣與懸通謂撤去鐘磬也庭路寢之庭

鄒季友曰成王崩年經典不載漢律歷志云成王即位三十年四月庚戌朔十五日當作十六日甲子即引顧

命之文以為三十年崩此劉歆說也皇極經世書云成王在位三十七年起丙戌盡壬戌

俾爰齊侯呂伋至南門之外

孔傳呂伋太公子為天子虎賁氏疏云其屬有虎士八百人愚按周禮虎賁氏本下大夫齊侯領之蓋以宿衛王宮為重也後世功臣子弟為列侯入宿衛亦其意史記稱太公五世反葬于周是時伋必入為王官故虎賁百人屬其統領　孔傳將正太子之尊故出于路寢門

外使更逆之　周禮注路寢門一名畢門范祖禹曰成王崩時太子必在側特出而迎之所以顯之于衆也

禁時曰虎賁之士非太宰之屬而太保得發之則太宰無總兵衛亦明矣然呂伋雖掌兵非有宰臣之命則不得以擅發名公雖制命非有二卿將命亦不得以専行兵權散主不在一人可見周人制兵之深意

設黼扆綴衣

爾雅戶牖之間謂之扆孔傳屏風畫爲𥯖斧文置戶
牖間疏云考工記畫繢之事白與黑謂之斧是用白
黑畫屏風置于扆地言此于四座之上蓋𥯖扆綴衣
四座皆設之　附考蔡傳設帳按周禮掌次掌凡邦之
張事凡喪王則張帳三重

牖間南嚮　篾席

呂祖謙曰牖序夾房階塾前皆指路寢言之牖間南
嚮就路寢窻牖間南向設此座也間者窻東戶西戶

牖之間也即當宁之所

周禮司几筵云王位設黼扆扆前南向設莞筵紛純加繅席畫純加次席黼純孔疏筵席即周禮次席鄭玄注彼云次席桃枝席有次列成文與孔傳合坐席皆敷三重舉其上而言重知其下更有席也方回曰古天子受朝皆立燕則坐坐必有席席有重數之不同

附考蔡傳變几仍几按周禮注吉事謂王祭宗廟祼饋繹每事易几神事文示新之也凶事則不知神

之所之仍在位皆設爾

西序　底席

孔疏西序東序路寢之東西廂孫炎云堂東西墻所以別序内外也

孔傳底席蒻苹禮記注謂蒲席為蒻苹王肅云底席青蒲席也愚按漢書史丹伏青蒲即此

東序　豐席

孔疏燕禮云君席阼階之上西向知養國老饗羣臣

與燕禮同

孔傳豐席莞爾雅莞苻蘺注今西方人呼蒲為莞蒲又云蔖鼠莞注纖細似龍須今蜀中所出莞席也袁黄曰按莞草似藺可以為席詩上莞下簟是也蔡傳以為筍席誤

西夾　筍席　玄紛純

孔疏天子之室有左右房房即室也以其夾中央之太室故名夾室此坐在西廂夾室之前金履祥曰天

子之屋四霤爲四阿四个而有東西夾大夫士止有東夾然亦不敢爲阿个也今此不言東夾惟言西夾而又南向與當扆同葢東夾者即初喪宅宗之翼室而西夾者則新陟王西階之殯宮也卿大夫無西夾則殯于西階之上士殯于客位惟天子有西夾其殯卑塗屋故于西夾爲之

孔傳筍蒻竹𤣥紛黑綬疏云釋草筍竹萌葢竹初萌生者是筍爲蒻竹取其皮以爲席也紛者組之小別

鄭玄周禮注云紛如綬有文而狹于此注云以玄組

為之緣是也

天子朝覲聽治養老私燕各有定處平居四席各因

事而設今則並設于殯前也

越玉五重陳寶　赤刀　琬琰　夷玉　天球　大貝

西房　東房

鄒季友曰越玉五重古今異釋皆未妥恐仍以孔傳

為正越即前篇亦越之越承上為義玉五重者弘璧

也琬琰也大玉也夷玉也天球也重者一雙也古者

雙玉為瑴陳寶赤刀大訓河圖也取玉五重者間于

三寶之中所以重寶也此六字總目下乃分别言之

大全陳大猷說與此同

孔疏鄭注云赤刀者武王誅紂時刀赤為飾周正色

鄒季友曰蔡傳赤刀赤削也削音笑刀室也今亦作

鞘朱其刀室因曰赤刀也禮記少儀云刀授頴削授

柎削音笑正與此同又周禮築氏為削讀如字却非

此也書疏謂削爲刀之別名禮記疏謂削爲曲刀皆
因周禮而誤釋耳
孔疏周禮典瑞云琬圭以治德琰圭以易行則琬琰
別玉而共爲一重者其形質同也考工記云琬圭琰
圭皆九寸古器考圓玉曰璧銳上曰圭琬有鋒芒琰
無鋒芒
表黃曰爾雅東方之美者有醫無閭之珣玗琪焉許
慎馬融鄭玄皆以爲即此夷玉謂東夷之美玉也蔡傳

從孔訓常常則何寶之有

按天球玉之可為磬者孔疏云雍州所貢璆玉未見琢治故不以禮器名之蔡傳訓鳴球則是樂器不當列之于玉矣

鄒季友曰貝水中介蟲九真交趾所產大者至一二尺貪其甲以備器用或白質黃文或黃質白文或白質如玉紫點為文皆行列相當書大傳云文王囚于羑里散宜生得大貝如車渠獻紂鄭玄注云車渠輞

也車輪外閶曰輞大貝如車之渠沈存中云車渠蛤屬生南海中大者如箕背有渠壟如蚶殼攻以為器如白玉

鄭說非也

鄒季友曰孔傳以東西序為東西序坐北西房為西夾室東房為東廂夾室皆未知何據詳東西序皆有室兩坐及諸器物皆陳列于室內赤刀以下諸物貴重必陳于前故言東西序舞衣以下諸物必陳之于後故言東西房或言序或言房變文耳東西兩序之室外

即兩階之前兩塾之内乃五輅所陳之處也

大輅至之前

孔傳大輅玉綴輅金面前皆南向其轅向南先輅象次輅木皆在路寢門内左右塾前北向其轅向北疏云四輅兩兩相配先與大上下相對次與綴上下相對不及革輅者以革輅是兵戎之用周禮革路建太白以即戎是戎輅即革輅也于此不必陳之蔡傳以先輅為木輅次輅為象輅革輅與孔不同程伯圭曰周禮巾車五輅惟玉輅金輅無副車象輅革輅木

輅皆有副車王乘玉路餘四路皆從是金綴于玉也乘金輅餘三輅皆從是象綴于金也若乘象路革路木路則各自有副車他路不復連綴矣是象輅當附綴路之列不當附次路也路與輅通陳啓源曰周禮巾車玉路為貴金路次之象與革又次之木路最賤蔡氏知引為證矣然謂賤者行宜遠而在先故謂之先路象革次之為次路此以意卜度之耳按禮器云禮有以少為貴者大路繁纓一就次路繁纓七就郊特牲云大路繁纓一就先

路繁纓三就次路繁纓五就注疏謂五就爲是蓋節級相降每加以兩則三就之下不應七就也要皆以少爲貴則先路貴于次路可知矣又左傳襄十六年鄭伯賜子展先路三命之服先八邑賜子產次路再命之服先六邑時子展位上卿子產位在四則先路貴于次路又可知矣蔡氏既知象貴于木而反以爲次貴于先何其謬耶　孔疏成王殯在路寢下云二人執惠立于畢門之内畢門是路寢之門知陳車輅在路寢門内也

左塾者門內之西右塾者門內之東從北面言之為左右也程伯圭曰蔡傳殯在西序按成王之殯當在堂上西楹之西序者堂下之室也非殯所在當在西階之上按檀弓周人殯于西階之上則猶賓之也此的證

雀弁執惠 階戺 東垂西垂 側階

孔疏士入廟助祭乃服雀弁于此服之者士衛王殯與在廟同垂旒為冕無旒為弁雀弁色赤而微黑如雀頭也惠以下七兵經傳多言戈餘皆無文鄭玄云

惠葢斜刃宜芟刈戈今之句孑戟劉今之鑱斧鉞大斧戣瞿葢今三鋒矛銳矛屬蔡傳引說文云銳當作鈗

孔疏戺堂廉廉者棱也所立在堂下近于堂棱

按東垂西垂在堂東西盡簷下疏謂東西堂之階上似太遠

鄒季友曰蔡傳側階北陸之階誤按鄭玄王肅以側階為東下階是也雜記稱夫人升自側階注亦云旁階也嗣王自翼室適殯所往還必由之地故特備儀

衛焉

孔疏立畢門及夾兩階服弁者皆士也以去殯遠故使士為之立堂上堂外服冕者皆大夫也以去殯近故使大夫為之先門次階次堂從外向内而序之也次東西垂次側階又從近向遠而序之也前陳坐位器物皆以西為上由王殯在西序故也此執兵宿衛之人則先東而後西者以新王在東故也在東翼室

自狄設黼扆至此幄座靚深寶玉煒煌車輅列峙兵

衛森嚴肅然起嗣王委重投艱懼不克承之意亦繼
然示天下以尊無二上正統相傳陰絕覬覦不臣之
萌也豈徒壯國華彰備物已哉　蔡傳引東萊論極
精陛楯周廬見秦紀執戟見漢紀

麻冕黼裳　賓階　蟻裳

夏撰曰麻冕用極細布即袞冕胡氏曰麻積麻為布
冕冠上板也謂之緇布冠者染布為赤黑色也凡布
八十縷為一升麻冕以三十升麻為之是二千四百

縷矣蘇傳麻冕之裳四章此獨用黼以釋喪服吉示變也下用蟻裳彤裳而不用纁亦變也禮祭服纁裳

朱子曰麻冕乃是祭服顧命用之者以其立後繼統事于宗廟故也在廟則凶服不可入

孔疏禮君升阼階此由西階升者未受顧命猶以子道自居不敢當主也愚按成王殯在西階之上故升自西階以就殯也

蘇傳禮記子張之喪公明儀為之志焉褚幕丹質蟻

結于四隅殷士也鄭玄云畫楮之四角其文如蟻行往來相交錯殷之蟻結如今蚢文畫豈蟻裳亦為此文歟

太史　上宗奉同瑁

孔疏太史乃太宗之屬而先于太宗者太史之職掌册書此禮主為册命事重故先言之

上宗即太宗也變文言上者鄭玄云宗伯大小三人此其上二人也一人奉同一人奉瑁愚按同瑁恐無

一人并執之體此說當存　陳啓源曰按孔傳瑁所以冒諸侯圭以齊瑞信疏云此瑁惟冒圭不冒璧璧亦稱瑞不以齊信未得而聞之也蔡并言冒圭璧不知何據

三宿三祭三咤

孔疏爾雅云肅進也宿即肅也三宿謂三進爵者從立處而三進至神所也三祭酒者三酹酒于神坐也每一酹酒則一奠爵于地鄒季友曰禮吉祭尸受酒

灌于地此非吉祭不迎尸故王代神祭酒也

秉璋

附考　蔡傳圭瓚璋瓚按圭瓚者酌鬱鬯之杓杓下有槃瓚即槃之名也圭為杓之柄故謂之圭瓚半圭曰璋

拜王答拜　二章同

鄒季友曰前太保拜白成王以事畢也王答拜敬所白也後太保拜飲福酒而拜神賜也王答拜代神拜也此非正祭不立尸蔡傳以為代尸拜非也陳師凱

曰此王答召公拜也君在廟門外則全于君在廟門內則全于子冢宰元老大臣先之拜告傳顧命繼之拜為禮成康王主喪立柩前其答拜禮亦宜之冢宰傳顧命以相授見大臣如見先王也王答召公拜敬大臣即以敬先王也

廟門

鄒季友曰爾雅室有東西廂曰廟疏云凡太室有東西廂夾室及前堂有序牆者曰廟不專以神居為廟也上文東序西序即東西

廂也東西廂惟路門内有之故獨稱路門為廟門禮記聘儀云三讓而後傳命三讓而後入廟門三揖而後至階三讓而後升則所謂廟門但指路寢之門而言初非言神居亦非因有殯也周禮司儀載諸侯相見交幣之禮亦有及廟之文今人尚有廟堂廟廊之語孔氏謂殯之所處故曰廟而蔡氏因之益泥于神居為廟也

康王之誥

伏生以此篇合于顧命共為一篇

王出在應門之內　布乘黄朱　壤奠

孔疏天子五門皐雉庫應路也顧命畢門即路寢之門

此云王出在應門之內葢出路門始至應門之內也鄒

季友曰按應字平聲為正音去聲為借音故陸氏于此

無音禮記疏云應當也謂南向當朝正門也周禮注天

子外朝一內朝二外朝在庫門之外聽訟獄之朝也治朝在

路門之外王日視治之朝也燕朝在路門之內會宗人圖

嘉事之朝也此應門在庫門内路門外益治朝之所也

程伯圭曰左右二字當自為句言趨而左趨而右也

孔傳諸侯陳四黄馬朱鬣以為庭實疏云朱非馬色

定十年左傳宋公子地有白馬四公嬖向魋魋欲之

公取而朱其尾鬣以與之是古人貴朱鬣知朱者朱

其尾鬣也按周禮小行人合六幣圭以馬璋以皮璧

以帛琮以錦琥以繡黄以黼六物以和諸侯之好下

云奉圭兼幣幣即此馬是也　王振綱曰黄朱是幣當

依蔡傳後注古人以一為奇二為偶三為參四為乘此云布乘黄朱者言所布黄朱之幣各四也故下言奉圭兼幣圭是王朝所頒執以代瑁此信瑞也幣是諸侯所獻執以為贄此壤奠也武成言篚厥玄黄𢄼風言我朱孔陽此黄朱之證也五色黄中朱正以象君德非陳四黄馬而朱其鬣也按乘不止言馬左傳以乘韋先可證此說亦通

壤奠土壤所出之物以為贄而奠于地如奠雁之奠

諸侯享天子其物不一舉圭馬以例其餘依注疏　鄭玄云禮春受贄于朝受享于廟此朝兼享禮與常禮不同

咸進相揖　誕受羑若

古今考古之揖天子以待臣下以手著胸曰揖㮣雙拱手向胸也下手曰拜　呂祖謙曰二伯率諸侯列門左右朝會分班儀也太保芮伯咸進相揖朝會合班儀也始而分班則諸侯兩列西伯與東伯之位相

對今而合班則六卿前列冢宰與司徒之位相次

袁黃曰說文羑進善也若順也言文武能進善順道故大受天命蔡傳引蘇氏說文王出羑里之囚天命始順羣強難通且言文王猶可言武王則益謬矣周洪謨曰按韻書羑善也若順也誕受羑若者蒙上言皇天改大邦之殷之命矣惟周文武大受而善順之大受見極負荷之重善順見有靈承之實也

丕平富不務咎

蘇傳詩歌文王之德曰陳錫哉周言其布大利以賜

天下則天下相率而載周_{依古注}及其亡也以榮夷公專利今康王所云丕平富者豈非陳錫布利也歟所謂不務咎者豈非不專利以銷咎怨也哉即位而首言此其與成王皆致刑措也_闕

曰易剝象取厚下以安宅葢民厚而君可托也乃裒多益寡稱物平施于謙象發之山高則損地𤰞則益以財分人則貧富均矣平乃厚民第一義也

釋冕反喪服東坡嘗非之潘元善以問朱子朱子曰
天子諸侯之禮與士庶人不同如伊訓元祀十有二
月朔亦是新喪伊尹已奉嗣王祗見厥祖固不可用
凶服矣漢唐新主皆行冊禮君臣亦皆吉服追述先
帝之命以告嗣君韓文外集順宗實錄中可考盖易
世傳授國之大事當嚴其禮而諸侯以國為家雖先
君之喪猶以為私服也五代以來此禮不講始終之
際殊草草矣蔡夢得曰康王此舉必有大不得已而

然者蓋成王初即位猶有三監殷民之變微周公天下未可知況不及成王周公者乎故召公權一時之宜而遽正君臣之分若曰三年之喪天下之通喪也亦天下之大義也通喪天下之所同大義天子諸侯之所獨故不以通喪廢大義而吉凶又不可相亂則以冕服朝諸侯以為常禮則不可以為非禮亦不可俾及後世卒不能奪康王之所為然後知此書之錄于經非孔子不能權之于道以盡萬世之變也呂祖

譏曰顧命成王所以正其終康王之誥康王所以正其始也舜除堯之喪格廟而咨四岳成王除武之喪朝廟而訪羣臣皆百王之正禮然成湯方沒伊尹遽偕羣后侯甸陳訓太甲焉禮固有時而變矣說者不疑太甲受伊尹之訓于居憂之時乃疑康王受畢公之戒于宅恤之日甚者以晉辭諸侯為證然則隆周之元老反不若衰晉之陪臣耶　按以上諸說當與蘇說並存胡康侯傳春秋乃云是時成王方崩就殯

猶未成服故用麻冕黼裳乃受顧命誥諸侯然後成
服宅憂愚謂經文明言王反喪服則先時已成服矣
禮天子七日而殯自乙丑至癸酉凡九日無不殯者
殯後無不成服之理章俊卿又言古天子諸侯既殯
即嗣位改元康王所行正人君即位之常禮春秋時
之踰年即位及嗣君稱子乃夫子書之以著其變周
制而啓亂源此説吾尤不敢信

尚書埤傳卷十四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劉人睿

通政使司副使臣莫瞻菉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倉聖脈

校對官助教臣胡予襄

謄錄監生臣王時發

欽定四庫全書

尚書埤傳卷十五

吴江朱鶴齡撰

畢命

金履祥曰分正之命惓惓于生厚之遷保釐之冊汲汲于餘風之殄跡商民之所為自秦漢言之坑戮誅夷而已而乃待之如此此所以為周家之忠厚也前儒謂東遷之後衛之俗淫鄭之俗靡魏之

俗啇齊之俗詐獨東周忠厚之風數百年不斁盟向之民不肯歸鄭陽樊之民不肯歸晉及其末也九鼎寶器皆入于秦而周民卒東亡豈非王化之入人深乎

弼亮四世　正色

孔疏晉語說文王之事云詢于八虞訪于辛尹重之以周召畢榮則畢公于文王之世已為大臣也

附考 蔡傳表儀朝著與宁同　按左傳叔向曰朝有著定杜

預注朝內列位常處謂之表著

殊厥井疆　郊圻封守

表厥宅里殊厥井疆以商人化商人此旌別之妙用也

呂祖謙曰周公始遷商民戒長治者不忌凶德包以大度善惡並育以安反側也至君陳則商民寖服周化故簡修進良猶未大區別也至康王則世變風移矣苟猶兼育並容則餘孽不除終為良民之害故命

畢公分別里居惡將無以自容勢不得不入于善此周治之成也蓋惟式化之時乃舉此政在易五陽一陰然後可以夬決揚庭不知時義而錯施之為惡者衆或以召亂

王樵曰畢公分正東郊耳以郊圻封守屬之何也蓋當時洛邑與宗周通封畿宗周方八百里洛邑方六百里東西長而南北短短長相覆為千里然則洛之封畿即鎬京之封畿鎬為洛之根本洛為鎬之陪輔

形勢合而不可以分周公營洛取四方朝享道里均而已初未嘗欲舍鎬京而廢祖宗之舊也知此乃知康王命畢公申畫慎固之深意

不剛不柔

呂祖謙曰始皇以安危係于匈奴而急之以剛德宗以安危係于藩鎮而緩之以柔皆以致亂

君牙音雅

陳師凱曰君牙稱君必有國武王時芮伯爲司徒

伯爵諸侯也君牙或是其後顧炎武曰古有人臣
而隆其稱曰君者周公若曰君奭是也成王之書
王若曰君陳穆王之書王若曰嗚呼君牙亦此例
也漢世人主猶稱丞相為君侯

先正舊典

下既言祖考則上言先正字自當指為先賢不應四
句之中乃爾重複

冏命

王樵曰金氏以此篇與呂刑為穆王末年悔過之書詳篇首嗣先人宅丕后語恐非末年所作

出入起居至不臧

鄒季友曰出入起居發號施令正言太僕職掌葢太僕掌正王之服位出入王之大命掌諸侯之復逆天子起居號令皆與有職焉

繩愆糾謬

黃度曰繩愆糾謬諫諍之事也古者諫無常職百官

官箴王闕然近而易入莫如僕御之臣故穆王專責伯冏以諫諍之事漢諫大夫議郎博士與郎官常從得三代餘意唐諫官屬兩省謂之供奉官隨仗入閤而勢疎遠矣

正于羣僕侍御之臣

周禮夏官祭僕掌眡祭祀隷僕掌五寢掃除戎僕掌馭戎車齊僕掌馭金路道僕掌馭象路田僕掌馭田路愚按太馭中大夫太僕下大夫竝見夏官此乃太

僕正也孔傳以為太馭非孔穎達疑下大夫不得為正夫太僕之職王出入則自左馭居左自馭不驂乘避王也而前驅最為親近故以君德責之豈論官之高下耶　張栻曰公卿進見有時僕御褻近無間有時者見其尊嚴無間者知其情性是故救過于無事之時易為力救過于已發之後難為功

慎簡乃僚　便辟側媚

孔疏府史以下官長所自辟除命士以上皆應人主

自選黄度曰如唐時節度使得自選僚佐請命天子而用之非徑自辟除也

孔疏便辟者前卻俯仰以足為恭媚愛也側媚為側行以求愛

惟貨其吉

吕祖謙曰後世近習更相表裏鮮不以利合舍人才而論貨賄近習之通弊也自盤庚戒總貨寳至此復見之成康文武之隆未數數以貨防其臣也豈非商周

之衰乎

呂刑

孔傳呂侯為天子司寇疏云篇名呂刑經皆言王曰知呂侯以穆王命作書也書傳引此篇之言多稱甫刑大雅崧高云生申及甫王風揚之水云不與戍甫必子孫改封為甫也水經注宛西呂城四岳所受封括地志故呂城在鄧州南陽縣西四十里董鼎曰穆王之意重在贖刑故取金作贖刑以為據孔子未定書以前舜典猶作夏

書序者謂訓夏贖刑葢本諸此鄒季友曰古者刑清律簡至周而律令益繁穆王哀民之易麗于法也故五刑之疑各以贖論觀其訖貨惟富之戒必非為歛民財而作也刑之可疑者則赦其罪而罰其金乃哀矜敬慎之至非謂罪皆可贖而使富者得生貧者獨死也一篇之中察獄情之隱痛鑿天道之難欺咨嗟懇惻諄複詳練罰贖特篇中之一事耳小序專言訓夏贖刑遂使解者肆為譏詆惜

哉陳啓源曰呂刑一篇皆哀矜惻怛之意其言贖者不過墨辟疑赦以下數語耳仲默以爲專訓贖刑蓋誤解書序也書序訓夏贖刑贖謂罰贖刑謂五刑疏云罪實則刑之罪疑則贖之故竝言贖刑非是惟訓贖罰也其語甚明仲默不察乃誤合贖刑爲一又加以專字而呂刑遂爲黷貨鬻獄之書矣鄒氏善知經意而歸罪書序其亦未審正義之言乎

百年耄字句荒度作刑以詰四方

周本紀穆王即位春秋已五十矣立五十五年崩孔傳穆王即位過四十矣疏云孔不知出何書史遷若在孔後當各有所據此云百年乃從生年而數　蘇傳荒大也度量也鄭樵說同　呂祖謙曰世衰則情偽繁人老則經歷熟穆王之時姦宄日勝作書于耄年閱世故察物情者審矣故于古今犴獄言之畧盡　袁黄曰穆王命呂侯訓刑有悔其巡遊之意故夫子録之若

是昏亂荒忽將何以訓耶王樵曰呂侯為王更定贖刑新制具載刑書因諸侯來朝王使呂侯以書之意告命之葢周制五刑凡二千五百未有五刑之贖而此增至三千又為五罰皆呂侯所叅定也　周禮太宰之職五曰刑典以詰邦國

蚩尤　鴟義　矯虔

孔疏傳云九黎之君號曰蚩尤按五帝本紀神農氏世衰諸侯相侵伐蚩尤最為暴虐黄帝乃徵師諸侯

與蚩尤戰于涿鹿之野遂擒殺蚩尤又楚語少昊氏之衰九黎亂德人神雜糅家為巫史禍災薦臻顓頊受之乃命南正重司天火韋昭引唐尚書云火當為北正黎司地是蚩尤在炎帝之末九黎在少昊之末二者不得同也韋昭云九黎氏九人蚩尤之徒也鄭玄云九黎學蚩尤為亂者在蚩尤之後

袁黄曰鄭玄云盜賊狀如鴟梟按鴟梟陰類晝伏伺物而動得時而張以比盜賊最善名狀

釋詁虔固也韋昭曰强取為虔方言秦晉之北鄙燕之北郊謂賊為虔

苗民 惟作五虐之刑至劓刵椓黥

孔傳三苗之君頑凶若民疏云鄭玄以為顓頊誅九黎至其子孫為三國高辛之衰又復九黎之惡堯興誅之按周語王無亦監于黎苗之王楚語云三苗復九黎之德韋昭注少皡氏衰九黎亂德顓頊滅之高辛氏衰三苗又亂堯誅之三苗九黎之後也與康成說同堯末其黨在朝舜臣堯又竄之後禹攝政又在洞庭逆命禹又徂征之此

族三生凶德故著其惡而謂之民吳澄曰苗民三苗之君也蠻獠之鄉擅自雄長雖君其國非受天子之命也其實一民而已愚按左傳縉雲氏有不才子天下之人以比三凶謂之饕餮下云舜臣堯誅四凶族則饕餮即三苗也三苗特别于三族以非帝子孫陳師凱曰呂氏謂古未有五刑制自苗民聖人不得已而用之非也舜典稱象以典刑流宥五刑下文方及誅四凶三苗居一焉葢五刑其來久矣豈有苗民

始作五刑舜乃效尤用之之理鄭殺鄧析而用其竹
刑傳猶譏之孰謂舜誅三苗而乃效尤其法乎經文
五刑曰虐劓刵椓黥曰淫可見非即古之五刑必更
于無辜之人暴虐淫縱用之如紂之炮烙剖心孫皓
之鑿人目剝人面之類耳天討有罪五刑五用帝王
相承莫之能改而謂始于苗民乎椓是椓竅非止宮刑黥是黥面非止
墨刑

遏絶苗民

孔傳皇帝帝堯也䟽云此言遏苗民下即言命重黎

命重黎是帝堯之事知此滅苗民亦帝堯也滅苗民

在堯之初興堯末年又有三苗者禮天子不滅國擇

其次立之此五虐之君已殄厥世其改立者復在朝

稱凶族故竄之舜典䟽云三凶皆王臣三苗應亦諸侯之國入仕王朝者愚按蔡

傳以下章命重黎即羲和其為堯事明矣而此章皇

帝乃釋為舜何也應取注䟽正之

乃命重黎　絶地天通罔有降格　菲常

孔傳重即羲黎即和堯命羲和世掌天地四時之官楚語重黎氏世序天地而别分其主使人神不擾各得其序天神無有降地地祇不至格天疏云堯典乃命羲和欽若昊天即國語所謂三苗復九黎之德堯復育重黎之後不忘舊者使復典之也愚按據楚語則堯命羲和乃是修復顓頊之政揚雄云羲近重和近黎楊龜山謂羲和非即重黎也近之而已重黎司天地羲和掌日月春夏陽也故羲近重秋冬陰也故和近黎左傳稱重為句芒黎

為祝融釋文重少昊之後黎高陽之後困學紀聞黎實祝融重為南正而楚世家同以重黎為祝融謬矣

王樵曰不曰絶天地通而曰絶地天通者地民也天神也神本無通乎民與之常自于下故曰絶地天通降格即地天通蘇傳苗民瀆于詛盟神人相亂如左傳虢之亡有神降于莘此類是也

按歐陽永叔本論謂佛老之害在修其本以勝之本于孟子反經反經之說則本于此章綂常也人之元氣實則邪氣不得干世之常道明則誕說無由入

皇帝清問下民

按皇訓大皇帝猶言大帝也上章皇帝謂堯此章謂舜陳師凱曰表記引德威惟畏德明惟明繼之曰非虞舜其孰能如是乎則皇帝爲舜明矣上言遏絶苗民此云有辭于苗明是二時二事孔傳此章亦以爲堯者舜之竄苗在受終居攝以前其時舜未稱帝也

伯夷降典折民惟刑　農殖嘉穀

孔疏三后之次禹功當在先經首及伯夷者典禮是

民心之所急將言制刑先言用禮刑禮相須重禮故先言之也呂祖謙曰當時承蚩尤之後人心蠱惑已久未易遽勝伯夷乃降天地人之祀典使知天地之性鬼神之德森然各有明法向之蠱惑者始消蕩無餘所謂折民惟刑也吳澄曰折斷斯民入刑之路　後賢亦謂先正神祠然後民知為善王應麟曰人心不正雖有土不得而居有穀不得而食呂刑所以先伯夷而後禹稷也

小雅盡廢其禍烈于洚水四維不張其害憯于阻饑

孔傳農畝生嘉穀農謂三農也前此民猶雜食草木實自稷教稼穡民始殖嘉穀矣蔡傳農訓厚恐不如古注

率乂于民棐彝

蘇傳荀悅有言君子以情用小人以形後漢書荀悅傳作刑用榮辱者賞罰之精華故禮教榮辱以加君子化其情也桎梏鞭笞以加小人化其形也君子不犯辱況于刑乎小人不忌刑況于辱乎教化之廢推中人而墮于小人之域教化之行引小人而納于君子之塗此率

乂于民之謂也

訖威訖富　自作元命

王綱振曰訖字當依商書訖我殷民解謂威福二者盡斷絶也訖絶也言當絶威虐之事與貨賂之門

按元命注疏皆以壽命言蔡傳無明解惟金吉甫云獄者民之司命天之所托生殺予奪上與天對此說最佳所謂代天討也

王樵曰典獄非訖于威一章當移置四方司政典獄

章下舊接棐彝句後語意不倫威富奪法乃末世事虞廷盛未有此而訖于威訖于富亦未足以言臯陶也穆穆在上章結上文之意已盡此下更端欲令之典獄者以伯夷為法以苗民為戒法伯夷敬忌其要也戒苗民威富其首也舊本錯簡無疑

格命

格孔疏云至也謂至善之命或曰言感格爾心之誥命

何度非及

蘇傳罪非已造為人所累曰及秦漢間謂之逮獄吏以不遺支黨為忠以多逮廣繫為利故大獄有逮萬人者國之安危位祚長短咸係于此

正于五罰正于五過

王樵曰正于五罰即流宥五刑正于五過即眚災肆赦但穆王新定贖法罰以贖言非復古者降等之用矣

按呂刑所謂正漢人謂之當言情法相當也東萊曰古者因情而求法故有不可入之刑後世移情而合法故無不可加之罪

五過之疵

此病在惟出人罪孔蔡二傳以爲出入人罪蓋有罪而妄出則必無罪而妄入也

五刑之疑有赦五罰之疑有赦　惟貌有稽

黄度曰赦者直免之刑罰之疑皆直免之故别出孔

傳刑疑赦從罰罰疑赦從免非也上文不簡不服皆謂有不盡之情非疑也疑則直免耳

周禮以五辭聽獄訟辭聽色聽氣聽耳聽目聽也鄭注辭聽觀其出言不直則煩色聽觀其顔色不直則赧然氣聽觀其氣息不直則喘耳聽觀其聽聆不直則惑目聽觀其眸子視不直則眊王樵曰經文貌字該氣色耳目恭以詢鞫覈其言因察之于視聽氣息之間也心在辭則情在貌不暇相顧

罰鍰　閱實其罪　宮辟　五刑之屬三千　上下比罪至不行　惟察惟法

爾雅鍰六兩所罰皆銅大辟千鍰為銅三百七十五斤

馬端臨曰閱實其罪葢言罪之無刑則疑可疑則贖皆當閱其實也所謂疑者何也唐虞之時刑清法簡是以贖金之法止及鞭扑至周而文繁俗敝五刑之屬至于三千若一按之法而刑之則舉足

入穽矣是以穆王哀之而五刑之疑各以贖論即以大辟言之其屬二百豈無疑赦而在可議之列者如漢世出師失期之類于法當死而贖為庶人亦其遺意也或曰罪疑則降等施刑可矣何必贖也曰古之議疑罪者降等一法也罰贖亦一法也虞書罪疑惟輕此書上刑適輕下服降等法也虞書金作贖刑此書五刑有贖罰贖法也固並行而不悖也

孔疏宮刑本制為淫者後人㕘此罪未必皆為淫如小雅巷伯以被讒太史公以救李陵非坐淫也王應麟曰崔浩漢律序文帝除肉刑而宮刑不易書正義隋開皇之初始除宮刑按通鑑西魏大統十三年三月除宮刑非隋也按疏云近代反逆緣坐男子十五以下不應死者皆宮之隋開皇初始除男子宮刑婦人猶幽閉于宮孔仲達唐初人其言必核

三禮考注書大傳決關梁踰城郭而略盜者其刑臏即剕刑周禮作刖男女不以義交者其刑宮觸易君命革輿

服制度姦宄盜攘傷人者其刑劓非其事而事之出入不以道義而誦不祥之辭者其刑墨降叛盜賊刼畧攘奪矯虔者其刑死呂祖謙曰周禮五刑之屬二千五百穆王雖多五百章而輕刑增重刑減墨劓所增皆輕刑宮所損二百大辟所損三百皆重刑剕無增減居輕重之間也

陳師凱曰天下之情無窮刑書所載有限不可以有限之法而盡無窮之情又在用法者斟酌而損益之

葢古者任人不任法法所載者任法法不載者參以人上下比罪是也陳大猷曰當上下比罪之時吏多因縁為奸故戒以無差亂其辭而妄比附用今所不行之而强比附不行謂背嘗有此例今不可行如漢長安賈人與渾邪王市者罪當死汲黯曰愚民安所知市買長安中而文吏以為闌出財物如邉闗乎此乃以不可行者比附也

蘇傳察我心也法國法也內合我心外合國法乃為

得之

非佞折獄　有并兩刑

王樵曰口給者屈人以言不能求情其弊將有如路溫舒所云囚不勝痛則飾辭以視之吏利其然則指道以明之上奏畏却則鍜鍊而周納之此酷吏之弊也然以佞折獄其流必至于是

陳師凱曰兩刑謂一人有兩罪一罪有二法并具上之以聽命于上不敢專也蔡傳欠詳

私家

呂祖謙曰以私意而家于獄謂出沒變化于獄詞之中以為囊橐窟穴也陳師凱曰私家如禮記君子不家于喪之家

五極

不曰五刑曰五極者刑乃毒民之具即洪範六極之極

文侯之命

夏撰曰此書作于平王遷洛初年錫命文侯猶有天子之權茍能自是振刷周道亦未至盡墜奈何至曾隱初在位且五十年竟以不振故孔子託始隱公而春秋作焉書終文侯之命孔子猶有望于平王春秋始于隱公孔子蓋絶望于平王也金履祥曰東遷君臣皆非有中興之才與志平王頹墮前儒固論之矣當是時定難立君惟秦晉鄭衛四國耳秦襄與戎世仇勢亦不兩立其與戎力戰固

亦自為不獨為王室也平王以岐豐之地與之使之自取時犬戎蟠據平王不得不以許秦秦亦不得不取父子力戰二十一年而始得之固已不暇東略矣傳云周之東遷晉鄭焉依晉居河北表裏山河足為屏輔然文侯前有殤叔之難後有曲沃之封晉之替實自此始平王命以歸視爾師則固不以興復期之而興復亦豈文侯所能哉平王申出也鄭武公娶于申當桓公敗亡之餘其衆又散

為南鄭武公以婚姻之故迎王于申立之東取虢鄶以為已邑志願足矣遑問王室獨衛武公之賢足以有為然觀平王戍申之舉則可得其依鄭之心想其柄任衛武未必若鄭武之專且久四國之外又未聞有將兵匡衛者東遷之初事勢如此所以不復能中興也豈獨平王之罪哉　愚按周本紀平王東遷不載歲月以年表推之幽王驪山之禍在庚午平王東遷洛邑在辛未世家却盡連書

于一年愚嘗攷之西周亡後不即東遷本紀云犬戎殺幽王于驪山下虜褒姒盡取周賂而去諸侯乃即申侯共立故太子宜臼是為平王據此則平先逃在申諸侯求而立之立後乃遷洛也又左傳幽王用愆厥位攜王奸命諸侯替之而建王嗣用遷郟鄏攜王不言何人曰奸命則必不當立而立者杜預以為幽王少子伯服非也幽王在位十一年三年嬖褒姒伯服之生不過數齡且幽王以褒

亡國褒姒既為犬戎虜去必無復立其子之理考竹書紀年幽王見弒申侯魯侯許男鄭子立太子宜臼于申虢公翰立王子余臣于𢦏𢦏地未詳所在是謂𢦏王竹書之言雖未可深信而𢦏王則不妄當是幽王既隕𢦏王僭位諸侯乃共舉兵黜之而迎立故太子宜臼其遷洛未定何時大抵自犬戎發難至平王東遷必非止一二年間事正月詩云赫赫宗周褒姒滅之又云哀我人斯于何從祿瞻烏爰

止于誰之屋正西周亡後王位未定時作也竹書又云攜王為晉文侯所殺以此書用曾紹乃辟及多修扞于艱等語驗之正合其時衛武公鄭武公秦襄公同奬王室而平王于文侯獨加殊禮有秬鬯圭瓚之易殆以殺攜王之故歟太史公紀幽平間事甚略故為詳考之如此

先正之臣

鄒季友曰詳先正葢指亂臣十人之徒如言先正保

衡非謂文侯祖父也唐叔受封時尚幼未嘗逮事文武

殄資澤于下民

呂祖謙曰資澤下殄如詩所謂喪亂蔑資曾莫惠我師蓋推原禍亂所由本實先撥也百圍之木膏液內涸然後大風得而拔之未有斯民資澤未殄而戎狄能乘之者也

曾紹乃辟

袁黄曰平王失愛于父依託母家此離也戎殺其父國統已亡此絶也文侯起定其難正是合其離繼其絶也

秬鬯一卣

黄度曰周禮九命作伯賜秬鬯葢謂以三公爲二伯者周公宅洛成王賜秬鬯其時周公以三公分陜也召穆公平江漢宣王賜秬鬯穆公亦必爲三公晉文侯不爲三公而用此禮考其命辭亦非伯葢非周之

舊典矣其後文公不為三公而襄王賜之秬鬯弓矢乃以文侯為故事故曰鄭伯傅之用平禮也

費誓

按費本魯附庸國併于魯後為季氏邑今沂州費縣西有古費城去曲阜故城三百里費非魯近郊蓋當時治兵于費　吕祖謙曰徐戎淮夷世為周患考之大誥及大雅江漢常武二詩自成王至宣王每有叛亂朝廷為之動揺非小寇也禹之家學

見于甘誓周公之家學見于費誓啓之嗣位驟當有扈之變伯禽就封驟當徐夷之擾觀其誓辭曲折纖悉若老于行陣者是以知古聖人之家學蓋本末具舉而無所遺也　王應麟曰子夏問金革之事無辟孔子曰吾聞諸老耼曰昔者魯公伯禽有為為之也鄭注云有徐戎作難喪卒哭而征之急王事也征之作𥁞誓後世起復者皆以伯禽藉口考多方篇王來自奄孔注云周公歸周之明年

淮夷奄又叛魯征淮夷作費誓魯世家伯禽即位之後有管蔡等反淮夷徐戎並興于是伯禽率師伐之于肹史記費作肹作肹誓二說雖不同然可證伯禽征淮徐在周公未沒之時非居喪即戎也左傳瞉之役晉始墨若伯禽行之則晉不言始矣記禮之言恐非謂費誓也

徂兹淮夷徐戎並興

孔傳伯禽為方伯監七百里之諸侯帥之以往征此

淮浦之夷徐州之戎並起為寇此戎夷帝王所羈縻統叙故錯之九州之内秦始皇逐出之蔡傳徂兹猶云往者本蘇說疏云始皇逐戎夷經傳不載始皇距孔君初僅可三四十年古老猶在及見其事故孔知之也愚按西周之末戎偪諸夏自隴山以東往往有戎渭北有翟獂邽冀之戎涇北有義渠之戎洛川有大荔之戎渭南有驪戎伊洛有陸渾之戎始皇所驅斥者當是此種故漢初不聞為患若徐戎淮夷則被服中華已久

當始皇時固不得以戎夷名之矣　何楷曰徂茲淮夷
徐戎並興言往已中淮夷之難矣今徐戎又蠢動也
費誓之作惟征徐戎如此讀便瞭然

敿乃干　備乃弓矢

敿猶繫也孔疏楯紛如綬而小繫于楯以為飾

孔疏備訓足每弓百矢弓十矢千使其數備足詩傳
束矢五十矢也或臨戰用五十矢為束

牿牛馬　杜乃擭

牿即易童牛之牿施橫木于牛角也馬當是施之于脚此鄭玄說

孔傳擭捕獸機檻疏云擭柞鄂也捕獸之器檻欄也圈也設機于上曰機檻

馬牛其風　臣妾逋逃

孔疏牝牡相誘謂之風因牝牡相誘而至放逸去也

袁黄曰古時丘甸法行牛馬皆養于民間此馬牛臣妾斷是居民之物不然軍中安得有臣妾乎疏云古

人或以婦女從軍故云臣妾逋逃此豈可訓杜甫不云乎婦人在兵中兵氣恐不揚

征徐戎　三郊三遂　甲戌我惟築

黄度曰徐戎興師壓魯境本牽制魯使不得會王師伐淮夷魯征徐所以散淮夷之黨袁黄曰參觀孔氏多方傳時成王已伐淮夷故魯惟征徐若曰量敵之堅瑕緩急必臨陣而後可見也

禮記疏古者兵賦之法王畿之内六鄉家出一人萬

二千五百家為鄉則萬二千五百人為軍是一鄉出一軍也凡出軍之法鄉為正遂為副則遂之出軍與鄉同其王畿之外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皆出鄉遂故費誓云魯人三郊三遂是知諸侯有鄉有遂葢鄉在郊内遂在郊外也魯頌公車千乘謂大總計地出軍公徒三萬謂鄉遂兵數也林之奇曰三遂意是指魯之三軍故說者多以為魯有三軍之証然苟以魯之軍制言何不言三鄉三遂乃謂之三郊葢

國必有四郊郊外為遂鄉近于郊故以郊言之鄉遂之民分在國之四面當有四郊四遂其曰三郊三遂者因東郊受敵故使之專意拒守而調發儲峙則以責此外郊遂之民取給于不受敵之地也

蘇傳徐戎淮夷近在魯東郊不伐之于郊而載糗糧遠征其國既以甲戌築又以甲戌行何也伯禽初至魯魯人未盡附若伐之于東郊魯人自戰其地易以敗散築城而守之徐夷必爭使土功不得成故以是

日築即以是日行徐夷方空國冦魯魯侯乃以大兵往攻其巢穴興師之日東郊之圍自解所謂攻其必救築者亦得成功也費誓言征言築而終不言戰葢善于用兵者也陳啓源曰蘇子之説固是兵機但築者注疏言至日即築是築攻敵之壘距堙之屬兵法攻城築土為山以闚望城内謂之距堙非謂築城東郊以自守也東郊近國門已有城可守矣又何待築乎

吴澄曰峙糗糧不言魯人葢伯禽為侯伯監七百里之諸侯率以同征糧食當自齎持葢統告諸侯在會

之人也楨榦芻茭非遠國所能齎故責之魯人也

秦誓

秦本紀穆公三十三年敗于崤三十六年自茅津渡河封崤中尸為發喪哭之三日乃誓于軍中思不用蹇叔百里奚之謀令後世以記予之過與書序敗崤歸作誓不合金履祥曰左氏記秦晉之故甚詳而不及作誓之事史遷繫作誓于取王官封崤尸之役蓋穆公自是不復用兵矣若如書序以為

敗崤還歸之作則其後復有彭衙濟河師安在其為

悔過哉

民訖自若是多盤

蔡傳凡人盡自若是多安于徇已此注不明孔疏云訖盡也自用若順盤樂也人之行已盡用順道則身多樂稱古人言者悔前不順忠臣之諫也此解當參之黄文叔用此說

番番旅力　諞言

葉夢得曰番番猶世稱皤然王十朋曰番番與詩申伯番番同

旅力孔傳訓衆力詩傳旅力方剛亦訓衆夏氏曰衆力如目力耳力手足力是也朱子詩傳云旅與膂同

按說文膂本作呂脊骨也韻會云膂通作旅人之一身以脊骨為主故曰膂力朱傳得之

黄震曰蔡傳謂言謂杞子葢殽之役實杞子啟之然始禍雖在杞子成之者實在孟明孟明逆父誤君再

敗秦師焚舟之後終無寸功自此秦晉連兵數十年不解豈可以杞子始禍薄孟明之罪哉

杌隉

杌如木之動搖隉如阜之圮壞

林之奇曰書于呂刑下有文侯之命費誓秦誓三篇竊意周大史所藏典謨訓誥誓命之文至呂刑而止自時厥後歷幽厲之亂簡編不接其間如宣王中興會諸侯復境土任賢使能南征北伐錫命韓侯申伯

用張仲仲山甫其時大誥命多矣乃無一篇見于書意宣王之書必亡失于驪山之亂孔子既取周太史所藏斷自堯典訖于吕刑于列國復得命誓三篇遂取而附益于其後愚按書録文侯之命者何存晋也王迹熄而霸圖興晋于同姓最强主夏盟又最久微晋周其喪鼎矣故以此存之也録費誓者何望魯也魯周公之胤文武不作矣東周猶可為乎元公之初國勢甚張故以此望之也録秦誓者何警周也秦穆

據有岐豐之地天下大勢駸駸而趨于秦文武成康之澤其熸乎故以此警之也删詩之先唐風于秦風而躋魯風于頌猶此志也

尚書埤傳卷十五

尚書埤傳附録

吳江朱鶴齡撰

古文尚書逸篇 隋志梁五經博士劉叔嗣注尚書逸篇二卷唐志徐邈注尚書逸篇三卷

序帝釐下土 句 方設居方别生分類作汩作九共九篇槀飫 次舜典後

孔傳言舜理天下諸侯四方各設其官居其方生姓

也別其姓族分其類使相從汩治作興也言治民之功興藁勞餘易也凡十一篇皆亡 朱子曰劉侍讀以共為丘言九丘也劉原父云古文𠔃共相近誤為共藁音義與槁同周禮有槀人注云讀如槁師之槁孔疏汩作等十一篇同此序其文皆亡而序與百篇之序同編故存

序自契至于成湯八遷湯始居亳從先王居作帝告釐沃

次肩征後

孔傳十四世凡八徙國都契父帝嚳都亳今偃師湯自商丘遷焉故曰從先王居疏云商頌帝立子生商是契居商今商州也世本云昭明居砥石左傳稱相土居商丘及今湯居亳事見經傳者有此四遷餘四遷未詳聞也砥石先儒無言不知所在陳師凱曰帝告疑即帝嚳釐理治沃沃饒之土　釋文此二亡篇舊解是夏書馬鄭之徒以爲商書兩說並通

序湯征諸侯葛伯不祀湯始征之作湯征次帝告二篇後

孔傳為夏方伯得專征伐金履祥曰史記載湯征之辭絶不類孟子引亳衆往耕之事必出此書而五就湯桀之事意者于汝鳩汝方之書得之今不可得而詳矣

序伊尹去亳適夏既醜有夏復歸于亳入自北門乃遇汝鳩汝方作汝鳩汝方次湯征後

孔傳言所以醜夏而還之意二篇皆亡

序湯既勝夏欲遷其社不可作夏社疑至臣扈次湯誓後

孔傳湯革命創制改正易服變置社稷而後世無及句龍者故不可而止言夏社不可遷之義三篇皆亡

疏云疑至臣扈當是二臣名葢亦言社不可遷之意蘇傳左傳曰共工氏有子曰勾龍為后土后土為社烈山氏之子曰柱為稷自夏以上祀之周棄亦為稷自商以來祀之是湯以棄易稷而無以易勾龍者故曰欲遷其社不可　陳師凱曰此易社神非遷社也書亡本無所考據以序意詳之初欲遷夏社作夏社篇繼以二臣之議而止故又作疑至臣扈篇自商初不遷夏社垂為後法周遂亦不遷殷社所以亳社

春秋猶存焉忠厚之仁監戒之義葢兩得之

序夏師敗績湯遂從之遂伐三朡俘厥寶玉誼伯仲伯作

典寶次夏社二篇後

孔傳三朡國名桀走保之今定陶也桀自安邑東入山出太行東南涉河湯緩追之不迫遂奔南巢俘取也玉以禮神使無水旱之災出楚語故取而寶之二臣作典寶一篇言國之常寶也　朡韻書作朡篆文月字與舟字相似故亂也史記作㚇戓又作鬷釋文云

誼本或作義

陳傅良曰寶玉如夏后氏之璜非貪其寶也國之庸器也張氏曰二臣之書意以傷桀而戒湯

序咎單作明居次湯誥後

孔傳咎單臣名主土地之官作明居民法一篇疏云馬融云咎單爲司空咎巨九反單上演反

序成湯既沒太甲元年伊尹作伊訓肆命徂后伊訓見古文

孔傳肆命陳天命以戒太甲徂后言往古明君以戒

二篇亡

序沃丁既葬伊尹于亳咎單遂訓伊尹事作沃丁次咸有一德後

孔傳沃丁太甲子伊尹既致仕老終以三公禮葬疏云皇甫謐云沃丁八年伊尹卒年百有餘歲大霧三日沃丁葬之以天子禮祀以太牢蘇傳咎單訓伊尹事猶曹參隨蕭何規也　皇覽云伊尹冢在濟陰郡已氏縣平利鄉李舜臣曰自稷契以下盡臣道者不

乏人而伊尹周公之弊獨紀于書

序伊陟相太戊亳有祥桑穀共生于朝伊陟贊于巫咸作咸乂四篇次沃丁後

孔傳伊陟伊尹子太戊沃丁弟之子祥妖怪二木合生七日大拱不恭之罰贊告也巫咸臣名疏云祥者惡事先見之徵穀楮木七日大拱伏生書傳有其文殷本紀云一暮大拱五行傳貌之不恭是謂不肅時則有青青之災木色青故曰青眚皇甫謐云太戊問

于伊陟伊陟曰臣聞妖不勝徳王之政事有闕王其修徳太戊退而占之曰桑穀野木而合生于朝意者朝亡乎太戊懼修先王之政明養老之禮三日而祥桑枯死三年遠方重譯而至者三十六國

序太戊贊于伊陟作伊陟原命次咸乂後

孔傳告以改過自新原臣名疏云俱以桑穀事告

序仲丁遷于囂音敖作仲丁次伊陟二篇後

孔傳仲丁太戊子去亳囂地名陳遷都之義疏云皇

甫謐云仲丁自亳徙囂在河北也或曰今河南敖倉

囂史記作隞

序河亶甲居相作亶甲 次仲丁後

孔傳亶甲仲丁弟相地名在河北釋文今河北魏郡有相縣史記正義括地志云故殷城在相州內黃縣東南十三里即河亶甲所築

序祖乙圮于耿作祖乙 次河亶甲後

孔傳祖乙亶甲子圮于相遷于耿河水所毁曰圮疏

云既毀于耿必遷一處盤庚自彼處而遷于殷也殷本紀云祖乙遷于邢皇甫謐以耿在河東皮氏縣耿鄉王應麟曰皇極經世祖乙圯于耿徙居邢蓋從史記以經世紀年考之祖乙以乙未嗣位後有祖辛沃甲祖丁南庚陽甲而後盤庚立自祖乙至盤庚約一百二十餘年若謂民蕩析離居因耿之圯不應如是之久當闕所疑愚按書傳與序不合恐序有訛脫當以傳為允傳言祖乙遷耿本紀又言遷邢祖乙在位

十九祀不應有兩遷史記索隱云邢音耿葢邢乃耿之訛辨詳盤庚篇

序高宗祭成湯有飛雉升鼎耳而雊祖己訓諸王作高宗肜日高宗之訓 高宗肜日見今文古文

序武王既勝殷邦諸侯班宗彝作分器 次洪範後

孔傳賦宗廟彝器酒罇賜諸侯言諸侯尊卑各有分

胡氏曰如分魯以夏后氏之璜分陳以肅慎氏之矢之類序專言宗彝器以祭器為重也

序巢伯來朝芮伯作旅巢命 次旅獒後

孔傳巢殷諸侯伯爵也南方遠國武王克商慕義來朝芮伯周同姓畿内之國為卿大夫陳威德以命巢疏云世本云芮伯姬姓杜預云芮今馮翊臨晉縣芮鄉是也

李杞曰巢今無為軍巢縣曰來朝書始來朝也湯放桀南巢巢人納之商封為伯亦足見巢之忠矣商亡而周興于是始來朝夫子錄其書葢有所感也夫 王應

麟曰此說美矣未知何據

序唐叔得禾異畝同穎獻諸天子王命唐叔歸周公于東作歸禾次微子之命後

孔傳唐叔成王母弟食邑内得異禾也畝壟穎穗也禾各生一壟而合為一穗天下和同之象周公之徳所致周公東征未還故命唐叔以禾歸周公唐叔後封晉疏云書大傳成王之時有三苗貫桑葉而生同為一穗其大盈車長幾充箱民得而獻諸成王孔不

用此說葛興仁曰唐叔雖幼因禾必有獻替之言成王既悟風雷之變因命唐叔以禾歸周公于東歸史記引此序作餽

序周公既得命禾旅天子之命作嘉禾次歸禾後

孔傳已得唐叔之禾遂陳成王歸禾之命而推美成王善則稱君天下和同政之善者故周公作書以善禾名篇告天下疏云二篇東征未還時事微子受命應在此篇後　陳經曰當王之疑也禾為之偃金縢

之啓也禾爲之起及君臣之和同也禾又爲之異畝同頴周公之忠誠格天如此　朱子語錄曰唐叔得禾傳記所載若成王先封唐叔後封康叔是以姪先叔決無此理

序成王東伐淮夷遂踐奄作成王政次蔡仲之命後

孔傳成王即政淮夷奄國又叛王親征之遂滅奄而徙之以其數反覆爲平淮夷徙奄之政令疏云費誓稱淮夷徐戎並興王伐淮夷魯伐徐戎是同時事釋

文踐譖也政馬本作正

序成王既踐奄將遷其君于蒲姑周公告召公作將蒲姑次成王政後

孔傳蒲姑齊地將徙奄新立之君于蒲姑告召公使作冊書告令之疏云杜預左傳注樂安博昌縣北有蒲姑城禮天子不滅國諸侯有罪則殺其君而立其次賢者故知所徙者奄新立之君也釋文蒲馬本作薄

漢志作薄姑　李杞曰遷奄君于薄姑遷奄民于魯

祝鮀所謂因商奄之民而命伯禽也

序成王既伐東夷肅慎來賀王俾榮伯作賄肅慎之命

次周
官後

孔傳海東諸夷駒麗扶餘馯貊之屬武王克商皆通道焉成王即政而叛王伐而服之故肅慎氏來賀榮同姓諸侯為卿大夫王使之為命書以幣賄賜肅慎之來賀

疏云漢書有高駒驪扶餘韓無此馯馯即彼韓也蘇

傳東夷即淮夷也在周為東愚謂子瞻說是也漢孔氏以東夷為海東諸夷大非三代之時豈有勞師越海遠征外夷者哉漢武帝之伐閩越隋煬帝唐太宗之親征高麗未必不自斯言啓之也東夷叛于成王時史傳無明文可考東夷服而肅慎來尤屬難信左傳肅慎燕亳吾北土也杜預注肅慎北夷在玄菟北三千餘里成王伐淮夷歸京師時適肅慎來賀本非相因序特牽連言之耳賀者賀中國治安詩云四方

來賀豈必因服夷始至哉肅慎來賀如入貢楛矢石砮是也

序周公在豐將沒欲葬成周公薨成王葬于畢告周公作亳姑次肅慎之命後

孔傳不敢臣周公故使近文武之墓告周公柩及奄君已定亳姑言所遷之功成吳氏曰周公沒時適在豐注疏謂致政歸老于豐非也晉地道記畢在長安西北蘇傳畢有文武墓亳姑蒲姑也周公告名公

作將蒲姑至此并告以所遷也　呂祖謙曰公欲葬成周葢宗臣垂死憂國以邦之安危惟兹殷士致不忘之意焉意不在葬也成王知其意故不從其葬使祔于文武而已黄度曰伊尹周公皆宗臣故伊尹從湯葬周公從文武葬皆國禮猶後世陪葬山陵也

尚書逸語見汲冢周書者不録

孟子不及貢以政接于有庳趙岐曰尚書逸篇之辭

左傳晉狼瞫引周志曰勇則害上不登于明堂注周書

也叔向引書曰聖作則注逸書叔向又引夏書曰昏墨賊殺注逸書

尚書大傳引盤庚曰若德明哉又引酒誥王曰封惟曰若圭璧皆今經所無

周禮疏引周書周公曰都懋哉予聞古先哲王之格言

詩疏引周書曰維文王在程作程寤程典皇甫謐云文王徙宅于程

大戴記保傳篇注引周書曰習之為常

呂氏春秋引商書曰刑三百罪莫重于不孝注商湯所制法又引周書曰若臨深淵若履薄氷注葢逸書又引周書曰民善之則畜也不善則讐也

孔叢子引書曰維高宗報上甲微葢逸書也魯語展禽曰上甲微能帥契者也商人報焉

墨子引周書曰國無三年之食非其國

淮南子引周書曰掩雉不得更順其風上言者常下言者權

史記楚世家引周書曰欲起無先蘇秦傳引周書曰緜緜不絶蔓蔓奈何毫釐不伐將用斧柯蒙恬傳引周書曰必參而伍之貨殖傳引周書曰農不出則乏食工不出則乏事商不出則三寶絶

漢書律歷志引書曰先其祘古算字命師古曰逸書也言王者統業先其算數以命百事又主父偃引周書曰安危在出令存亡在所用又王商引周書曰以左道事君者誅師古曰逸書也又谷永引周書曰記人之功忘人

之過宜為君者也師古曰逸書

後漢書楊賜傳引周書曰天子見怪則修德諸侯見怪則修政卿大夫見怪則修職士庶人見怪則修身

說文引商書曰以相陵懱（莫結切輕易也）又引逸周書曰實不明以俔（俔完也胡困切　玉海引說文作朕實不明以俔伯父）又引逸周書曰不卵不蹼以成鳥獸（蹼者躧獸足也故或從足）又引逸周書曰士分民之䛐（均分以䛐之也從二示讀若算）又引逸周書曰疑沮事又引周書曰宮中之冗食又引周書曰師乃搯（搯土刀切拔兵刃以習擊刺）又

引周書曰戔戔巧言

說苑引周書曰前車覆後車戒又引周書曰附下而罔上者死附上而罔下者刑與聞國政而無益于民者退在上位而不能進賢者逐

論衡引梓材曰彊人有土開賢厥率化民

白虎通引尚書逸篇曰厥兆天子爵又曰太社惟松東社惟柏南社惟梓西社惟栗北社惟槐

文選注引周書曰乃辨九服之國又曰湯歸於亳三千

諸侯大會

偽書

史記引湯誥曰惟三月王自至於東郊告諸侯羣后無不有功於民力勤乃事予乃大罰殛汝毋予怨曰古禹皐陶久勞於外其有功於民民乃有安東為江北為濟西為河南為淮四瀆已修萬民乃有居后稷降播農殖百穀三公咸有功於民故后有立昔蚩尤與其大夫作亂百姓帝乃弗予有狀先王言不可不勉曰不道毋之

在國汝毋我怨郝敬曰按伏生書無此篇司馬遷何從得此其辭散漫無味而孔書湯誥又與此殊可知當時偽書甚多不獨張霸武成而已又周本紀曰武王渡河中流白魚躍入王舟中武俯取以祭既渡有火自上復於下至於王屋流為烏索隱曰此見周書及今文泰誓

漢書郊祀志引太誓曰正稽古立功立事可以永年丕天之大律顏師古曰此今文太誓又律歷志引武成曰粵若來三月既死霸粵五日甲子咸劉商王受惟四月既旁生霸粵六日庚戌武王燎於周廟翌日辛亥祀於

天位粤五日乙卯乃以庶國祀馘於周廟今按此偽武成文也張霸所作鄭康成云建武之際亡一篇謂偽武成也又王莽傳書逸嘉禾篇曰周公奉鬯立於阼階延登贊曰假王涖政勤和天下今按周公時安得有假王語必莽偽作

鄭氏詩箋引泰誓曰天將有立父母使民有政有居葢偽泰誓也

孔氏詩疏引泰誓曰師乃鼓譟前歌後舞格於上天下地咸曰孜孜無怠又引泰誓曰司馬在前王肅云司馬

太公也

孔氏書疏漢律歷志引康王畢命豐刑曰惟十有二年六月庚午朏王命作冊豐刑此僞作者傳聞舊語得其年月而不得以下之辭妄言作豐刑耳亦不知豐刑之言何所道也鄭玄云今其逸篇有冊命霍侯之事不同與此不應非也鄭玄所見又似異於豐刑皆妄作也

書說餘

唐孔氏曰古文經雖早出晚始得行其辭富而備其義

弘而雅江左學者咸悉祖馬迄至隋初始流河朔其為正義者蔡大寶巢猗費甝顧彪劉焯劉炫等諸公義皆淺略惟焯炫為詳然焯乃織綜經文穿鑿孔穴詭其新見異彼前儒炫嫌焯之煩雜就而刪焉雖復微稍省要又好改張前義義更太略辭又過華欲以領袖後生未為得也

葉夢得曰自漢迄西晉言書惟祖歐陽氏郊祀志引歐陽大小夏侯三家說六宗皆曰上不及天下不及墜旁

不及四方在六者之間助陰陽變化實一而名六後漢輿服志永平二年乘輿服從歐陽說公卿以下從大小夏侯說三家至西晉並亡其說間見於義疏　桓榮習歐陽尚書受朱普學章句四十萬言浮辭過實及榮入授顯宗減為二十三萬言子郁復删省定成十二萬言榮世相傳授代作帝師信說經之家無取於繁長也

鄭樵曰歷代輿圖所及先儒之論多不足據所可據者禹貢耳孟子曰決汝漢排淮泗而注之江是江有通淮

之道矣考之禹貢則曰沿於江海達於淮泗是江未嘗通淮葢吳夫差掘溝以通晉而江淮始通孟子葢誤指夫差所掘之溝以為禹跡也史遷河渠書𠩄為二渠復禹舊跡是以二渠出於禹及考之禹貢河自龍門至於大陸皆為一流至秦決魏郡始有二流子長葢誤指秦時所決之渠以為禹跡也揚雄作蜀記上記蠶叢魚鳬以為秦以前未通中國故李白詩蠶叢及魚鳬開國何茫然邇來四萬八千歲不與秦塞通人烟而不知禹貢

梁州之域皆蜀地之山川則雄言前此未通中國非也班固述河源之經流遠窮葱嶺蒲類海以為潛行地中出為中國河而不知禹貢止曰導河積石唐人劉元鼎使吐蕃乃得其源在國中深境而固之言亦非也吁禹貢不過數千言耳古今言地理之牴牾莫不於此取質焉蓋禹貢乃古聖之書其言出於道非後世地理家比也故州不係於方域而係之山川至後世則有四至八到之說矣山川小者係于州大者條而出之至後世則

一山而跨數州一水而見數郡矣兾州不言所距至後世則京兆扶風與郡縣同體矣禹跡所及東至萊牧西至和夷以至皮卉之服無不為之經叙至後世則羈縻州郡皆入中國圖籍矣終篇復不過百言遂能盡九州之田賦土地之所宜道路山川之遠近非深於道者能之乎

蔡元定曰體天地之撰者易之象紀天地之撰者範之數數始於一奇象成於二偶奇者數之所以立偶者數

之所以行故二四而八八卦之象也三三而九九疇之數也由是八八而又八之為四千九十六而象備矣九九而又九之為六千五百六十一而數周矣易更四聖而象已著範錫神禹而數不傳後之作者昧象數之源窒變通之妙或即象而為數或反數而擬象洞極有書潛虛有圖非無作也牽合傅會自然之數益晦焉嗟夫天地之所以肇人物之所以生萬物之所以失得莫非數也數之體著於形數之用妙於理非窮神知化者曷

足語此河圖洛書之說莫詳於朱子見易學啓蒙

王應麟曰呂氏春秋序意云嘗學得黃帝之所以誨顓頊矣爰有大圜在上大矩在下汝能法之為民父母不韋十二紀成於秦八年歲在涒灘其時上古之書蓋猶有存者　書大傳虞傳有九共篇引書曰予辨下土使民平平使民無傲殷傳有帝告篇引書曰施張乃服明上下豈伏生及見古文逸篇耶大傳之序有嘉禾揜誥今本闕焉隋志有逸篇二卷出齊梁之間似孔壁中殘

缺者唐有三卷徐邈注鄭漁仲謂書逸篇仲尼之時已無矣恐未然　三墳書無傳宓犧氏惟易存而商南所云周天律度（周髀）管子所云造六峜以迎陰陽者不復見（管子輕重戊曰宓犧作造六峜以迎陰陽作九九之數以合天道而天下化之周人之王循六峜行陰陽峜字未詳）許行為神農之言鼂錯述神農之教列子稱黃帝之書（即老子谷神不死章）陰陽五行兵法醫方皆託之農黃而大道隱矣　賈誼新書君道篇引書曰大道亶亶其去身不遠人皆有之舜獨以之此逸書也修政篇引黃帝曰道

若川谷之水其出無已其行無止顓頊曰至道不可過也至易不可易也吾非善善而已也善緣善也非惡惡而已也惡緣惡也吾日慎一日帝嚳曰德莫高於博愛人政莫高於博利人帝堯曰吾存心於先古加志於窮民一民饑我饑之也一民寒我寒之也一民有罪我陷之也帝舜曰吾盡吾敬以事吾上故見謂忠焉吾盡吾敬以接吾敵故見謂信焉吾盡吾敬以使吾下故見謂仁焉大禹諸侯會則問於諸侯曰諸侯以寡人為驕乎

朔日朝則問於士曰諸大夫以寡人為汰乎又曰民無食也則吾弗能使也功成而不利於民吾弗能勸也湯曰學聖王之道者譬其如日靜思而獨居譬其如火舍學聖之道而靜居獨思譬其去日之明於庭而就火之光於室也可以小見而不可以大知得賢而舉之得賢而與之譬其若登山乎得不肖而舉之得不肖而與之譬其若下淵乎是以明君慎其舉而君子慎與又曰藥食嘗於卑然後至於貴藥言獻於貴然後聞於卑求道者

以心致道者以信樹道者以人文引周文王武王成王問鬻子武王問王子旦師尚父淮南人間訓引堯戒曰戰戰慄慄日慎一日人莫躓於山而躓於蛭叶此帝王之大訓存於初漢者若高帝能除挾書之律蕭何能收秦博士之書則倚相所讀者豈盡至失墜耶　文心雕龍夏商二箴餘句頗存夏箴見周書文傳篇商箴見呂氏春秋名類篇夏訓虞人之箴見左傳　漢藝文志周書七十一篇劉向云周時誥誓號令蓋孔子所論百篇之餘隋唐

志繫之汲冢考汲冢得竹簡書在晉咸寧五年而兩漢已有周書矣太史公引克殷度邑鄭康成注周禮云周書王會備馬注儀禮云周書北堂以閭許慎說文引逸周書大翰若翬雄又引豲有爪而不敢以撅馬融注論語引周書月令皆在漢世杜元凱解左傳時汲冢書未出也千里百縣（哀二年傳注引周書）䜌之柔矣（襄二十六年傳注引周書）皆以周書為據則此書非出於汲冢甚明　文選任昉文不改參辰而九星仰止注引周書王曰余不知九星之光

周公曰星辰日月四時歲是謂九星按周書小武開篇周公曰在我文考順道九紀一辰以紀日二宿以紀月三日以紀德四月以紀刑五春以紀生六夏以紀長七秋以紀殺八冬以紀藏九歲以紀終九星即九紀也

法言謂酒誥之文俄空焉愚按酒誥古今文皆有之豈揚子未之見歟藝文志云劉向以中古文校歐陽大小夏侯三家經文酒誥脫簡一而大傳引酒誥曰王曰封惟曰若圭璧今本無此句豈即脫簡耶　國策任章引周

書曰將欲敗之必姑輔之將欲取之必姑與之漢蕭何引周書曰天與弗取反受其咎此純乎陰符矣今周書多雜入子語謂是孔刪之餘吾不敢信　宋景文謂文章根本在六經張安國欲記古器圖曰宜用顧命遊廬山序所歴曰當用禹貢　周官外史掌三皇五帝之書春秋傳所謂三墳五典是也前賢云皐夔稷契有何書可讀實未然黄帝顓頊之道在丹書武王所端冕東面而受於師尚父也少皞氏之紀官夫子所見郯子而學焉

者也孰謂無書可讀哉　墨子南使衛載書甚多弦唐子見而怪之墨子曰昔周公旦朝讀書百篇夕見七十二士相天子猶如此吾安敢廢此也今本缺墨子七十一篇今止十三篇外史掌三皇五帝之書大訓在東序讀書百篇謂此類也

淮南子臯陶瘖而為大理此猶夔一足之說也臯陶陳謨賡歌謂之瘖可乎司馬公詩云法官由來少和泰臯陶之面如削瓜荀子非相之言亦未必然　馮衍賦云臯陶釣於雷澤兮賴虞舜而後親未詳所出水經注引

墨子曰舜漁濩澤今墨子尚賢篇云舜漁雷澤堯得之服澤之陽服字疑即濩字　皋陶曰殺之三堯曰宥之三子瞻雖以意言之考之書明於五刑以弼五教皋陶所執之法也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舜所操之權也皋陶執法於下而舜以其權濟其上劉頌所謂君臣各有所司王制曰王三又然後制刑又與宥同則蘇氏之言亦有所本　史記秦本紀大費佐舜調馴鳥獸是為栢翳索隱云尚書謂之伯夷水經注偃師九山有百蟲將軍顯靈碑曰將軍姓伊氏諱益字隤敳帝高陽之第

二子伯益者也黄文叔書説益字隤敳本於此　呂氏春秋云舜欲以樂傳教於天下乃令重黎舉夔於草莽之中而進之舜以為樂正重黎即羲和也楚語堯育重黎之後重黎舉夔見於此　山海經夏后開即啓得九辨九歌以下始歌九招於大穆之野帝王世紀啓升后十年舞九韶竹書曰夏后開舞九招　史記禹乃興九招之樂呂氏春秋帝嚳命咸黑作為舞聲歌九招六列六英帝舜令質修九招六列六英以明帝德然則九招作於帝嚳之時舜修而用之周禮有九磬之舞即此

漢董賢冊文用允執其中蕭咸謂此堯禪舜之文非三公故事班固筆之於史矣而固紀竇憲之功曰納於大麓惟清緝熙其諛又甚於董賢之冊矣倪正父駁昆命元龜之制有以也夫　堯典歷象授時之事也周官之馮相掌之舜典璣衡察變之事也周官之保章掌之洪範庶證分職之事也周官之司會掌之　日月星辰一也孔注於堯典謂星四方中星辰日月所會於益稷謂日月星為三辰五禮一也孔注於舜典以為吉凶軍賓

嘉於臯陶謨則曰公侯伯子男五等之禮　五行大禹謨以相克為次洪範以生數為次五德鄒衍以相勝為義劉向以相生為義　禹貢釋文周公職錄云黄帝受命風后受圖割地布九州隋唐志無此書太平御覽引太乙式占周公城名錄有此三句夾漈通志藝文略周公城名錄一卷城職字相似恐傳寫之誤也世說注云推周公城錄治城疑是金陵本里抱朴子内篇登涉引周公城名錄　東坡書傳云吳王夫差闕溝通水而江

始有入淮之道禹時則無之林少穎書說云禹時江淮未通至吳王夫差會晉黃池始掘溝通水愚按吳之通水有二焉左傳哀九年吳城邗溝通江淮注云今廣陵韓江此自江入淮之道也吳語夫差起師北征闕為深溝於商即宋魯之間北屬之沂西屬之濟以會晉公午於黃池左傳哀十三年會黃池注云陳留封丘縣南有黃亭近濟水過九江至於東陵曾文字彥和謂東陵今之巴陵余按史記正義岳州有巴陵蓋是東陵曾說本此彥和為書解朱文公呂

成公皆取之館閣書目書講義博士曾肱等解蓋誤以啟為肱　說苑子貢曰禹與有扈氏戰三陳而不服禹於是修教一年有扈氏請服莊子謂禹攻有扈國為虛厲皆與書異楚辭天問云該秉季德厥父是臧胡終斃於有扈牧夫牛羊又云有扈牧豎云何而逢擊牀先出其命何從古事茫昧不可考矣呂氏春秋以夏后相與有扈戰甘澤而不勝修德期年乃服之則益舛　夏再世即中衰少康布德兆謀四十年而祀夏配天不失舊

物功烈㓕於周宣惜史逸其書其事僅見於左傳魏絳伍員所稱述絳謂后杼滅豷於戈魯語云杼能率禹者也杼少康之子益亦賢君　君子之去留國之存亡繫焉故夏書終於汝鳩汝方商書終於微子　春秋傳云仲虺居薛為湯左相是伊尹為右相唐宰相世系表仲虺為湯左相臣扈祖巳皆其冑裔也未詳所據　表記殷人先罰而後賞漢武帝謂殷人執五刑以督姦皆言殷政之嚴也書曰代虐以寛詩曰敷政優優豈尚嚴哉至周之寛仁而周禮條狼氏有誓御

曰車轙此春秋時嘗有之至秦始用之必非成周之法　桑穀之祥大戊問伊陟韓詩外傳以為穀生湯之廷三日而大拱湯問伊尹誤也漢五行志劉向以為殷道既衰高宗乘敝而起怠於政事故桑穀之異見又誤也書大傳謂武丁之時先王道虧刑罰犯桑穀俱生於朝武丁問諸祖己劉向巻龔大傳之誤　仲虺之誥言仁之始也湯誥言性之始也太甲言誠之始也說命言學之始也皆見於商書自古在昔先民有作溫恭朝夕執事有恪先聖

王之傳恭也亦見於商頌孔子之傳有自來矣　韓詩外傳商容嘗執羽籥馮於馬徒欲以伐紂而不能遂去伏於太行及武王克殷欲用為三公容曰吾嘗馮於馬徒欲伐紂而不能愚也不爭而隱無勇也愚而無勇不足以備乎三公固辭而不受命燕王謝樂閒書紂之時商容不達身祇辱焉以冀其變書正義謂商容紂所貶退是也樂記釋箕子之囚使之行商容而復其位鄭注乃謂使箕子視商臣知禮容者皆令復位由康成不見

古文武成故其誤如此　詩或聖或否或哲或謀或肅或乂莊子天有六極五常帝王順之則治逆之則凶九洛之事治成德備皆為洪範之學　金縢之書異說有二焉魯世家云周公卒後秋未穫暴風雷雨禾盡偃大木盡拔周國大恐成王與大夫朝服以開金縢書梅福傳云昔成王以諸侯禮葬周公而皇天動威雷風著災此皆書大傳之說葢伏生不見古文故也蒙恬傳云成王有病甚殆公旦自揃爪沉於河乃書而藏之記府及

王能治國有賊臣言周公欲為亂公奔於楚成王視記府得周公沉書乃流涕曰孰謂周公旦欲為亂乎此又以武王有疾為成王此說亦見魯世家索隱曰不知出何書譙周謂秦既燔書時人欲言金縢之事失其本末故云然金縢本伏生今文所有而大傳有此誤何歟至史記成於馬遷一人之手而二說並載其踈甚矣 三監孔氏謂管蔡商漢地理志謂邶鄘衛三國邶封武庚鄘管叔尹之衛蔡叔尹之以監殷民惟鄭康成以三監為管蔡霍

鄭氏詩譜以三叔為三監孫毓云三監當有霍叔鄭義為長　蘇氏從孔說林氏蔡氏從鄭說三亳孔氏謂亳人之歸文王者三所為之立監康成云湯舊都之民服文王者分為三邑其長居險故曰阪尹東成臯西轘轅南降谷也皇甫謐以蒙為北亳穀熟為南亳偃師為西亳林氏從鄭說呂氏蔡氏從皇甫說　史記婁敬曰成王即位周公營成周以為天下中有德則易以王無德則易以亡呂氏春秋南宮适曰成王定成周其詞曰惟余一人營居成周有善易得而

見也有不善易得而誅也說苑南宫邊子曰昔成王卜居

成周其命龜曰予一人兼有天下辟就百姓敢無中土乎

使予有罪則四方伐之無難得矣三書大意略同　祖甲

孔安國王肅曰湯孫太甲也馬融鄭玄曰武丁子帝甲也

書正義以鄭為妄蔡氏書傳從鄭說辨非太甲按邵子經

世書高宗五十九年祖庚七年祖甲三十三年世次歷年

皆與書合亦不以太甲為祖甲　周書謚法云維周公旦

太師望相嗣王發既賦憲受臚於牧之野將葬乃制謚今本

周書與此小異文心雕龍賦憲之謚出於此也十亂惟周公名公之謚見於書呂成公策問旦以文名奭以康稱閎夭以尊顯閎夭謚當考 書大傳太子年十八曰孟侯於四方諸侯來朝迎於郊問其所不知唐册太子文云盡誠恭於齒胄審方俗於迎郊愚謂孟侯見康誥謂諸侯之長蓋方伯也大傳說非 五峰胡氏云周官司徒掌邦教敷五典司空掌邦土居四民世傳周禮闕冬官未嘗闕也乃冬官事屬之地官程泰之云五官各有羨數天

官六十三地官七十八春官七十夏官六十九秋官六十六葢斷簡失次取羨數凡百工之事歸之冬官其數乃周俞廷椿爲復古編亦云司空之篇雜出於五官之屬九峯蔡氏則云周公方條治事之官而未及師保冬官亦闕周公未成之書也　春秋時郤缺之言九功九歌穆姜之言元亨利貞子服惠伯之言黃裳元吉叔向之言昊天有成命單康公之言旱麓叔孫穆子之言鹿鳴之三成鱄之言皇矣之雅　閔馬父之言商頌之那左史倚

相之言懿戒觀射父之言重黎白公子張之言說命其有功於經學在漢儒訓詁之先蓋自遷任史佚以來統緒相承未嘗絶也　李仁甫宰相年表曰孔子序三代之書其稱相者獨伊尹伊陟傅說周公名公畢公六人耳伊尹之始終備於書序陸機豪士賦伊生抱明允以嬰戮蓋惑於汲冢紀年之妄說也皇甫謐云伊尹百有餘歲應邵云周公年九十九王充論衡云名公年百八十故趙岐注孟子云壽若名公　曾南豐序南齊書曰

唐虞為二典者所記豈獨其跡耶并與其深微之意而傳之又曰方是時豈特任政者皆天下士哉蓋執簡操筆而侍者亦皆聖人之徒也陳後山黄樓銘序云昔之詩人歌其政事則并其道德而傳之朱文公詩破斧傳云當是之時雖披堅執鋭者亦皆能以周公之心為心而不自為一身一家之計蓋亦莫非聖人之徒也皆用曾南豐文法

伊尹以辨言亂政戒其君盤庚以度乃口告其臣商俗利口其敝久矣邵子曰天下將治則人

必尚行天下將亂則人必尚言周公訓成王勿以憸人所以反商之敝也張釋之諫文帝超遷嗇夫所以監秦之失也周官曰無以利口問命曰無以巧言此周之家法將相功臣少文多質安靜之吏悃愊無華此漢之家法　禹以典則貽子孫而有盤游無度者湯以禮義裕後昆而有顛覆典刑者是以知嗣德之難也宋武帝留葛燈籠麻繩拂於陰室唐太宗留柞木梳黑角篦於寢宮作法於儉其敝猶侈況以侈示後乎　因岱宗而封

禪因時巡而逸游因洛書而崇飾符瑞因建極而雜糅邪正因享多儀而立享上之說塞忠諫謂之浮言錮君子謂之朋比慘皦少恩曰威克厥愛違衆妄動曰惟克果斷其甚者丕之奪漢託之舜禹衍之篡齊託之湯武邵陵海西之廢託之伊尹新都之攝臨湖之變託之周公侮聖言以文姦慝豈經之過哉　書大傳載四海河江五湖鉅野鉅定濟中孟諸隆谷大都之貢物此禹時也周書載伊尹為四方獻令此湯時也王會載四方會

同各以其職來獻自稷愼而下其贄物二十一自義渠以下其贄物二十自高夷以下其贄物十四自權扶以下其贄物九此成王禮也愚謂旅獒之訓曰畢獻方物惟服食器用珍異之貢恐非三代之制　周書大聚篇若冬日之陽夏日之陰不名而民自來語亦見文子張文潛祭司馬公文冬晹負冰赴者爭先用此意　學古入官然後能議事以制子產所謂學而後入政未聞以政學者也荀卿始為法後王之說李斯師之謂諸生不師今而師古太史公亦

惑於其見六國表云傳曰法後王何也以其近已而俗變相類議卑而易行也文帝謂卑之無甚高論宣帝謂俗儒好是古非今秦既亡而李斯之言猶行也豈時使然乎　文侯之命其歸視爾師寧爾邦覲禮所謂伯父無事歸寧乃邦古者待諸侯之禮如此平王能存西周禮文之舊而不能雪君父之仇恥豈知禮之本乎　程子書說謂共兜之徒舜以側陋顧居其上此凶亂之人所不能堪故其惡顯而舜誅之韓非曰堯欲傳天下於舜

鯀諫共工又諫曰孰以天下而傳之匹夫乎堯不聽此可以證程子之說韓非謂堯誅共鯀張子韶書說於君牙冏命子韶謂穆王諱父昭王南征不復之事故君牙二篇其辭迂緩文侯之命其言峻厲激發讀之使憤慨其有感於靖康之變乎胡文定春秋傳於夫椒之事三致意焉朱子詩傳說王風揚之水亦然林少穎書說至洛誥而終呂成公書說自洛誥而始朱文公謂諸說蘇氏傷於簡林氏傷於繁王氏傷於鑿呂氏傷於巧然其間儘有好處如制度之屬止以疏文為本

章如愚曰東漢劉陶明尚書為之訓詁惟大小夏侯歐

陽三家及古文是正七百餘字名曰中文尚書中即中秘之中館閣書目伏生為秦博士至孝文時且百歲歐陽生張生從其學伏生死後數生各論所聞以已意彌縫其間別作章句名曰大傳至鄭康成始詮次為八十三篇書學不明其司馬遷之罪與司馬遷未嘗釋書而吾獨咎之非咎其不能釋經也咎其史記之作考之不精使書因是不明也蓋夫子以前載籍無經史之殊夫子既刪定之然後經為經史為史經以明道史以紀事經略而

史詳則世之談經者嘗引史爲據遷當焚書之後經之闕佚多矣幸而孔壁書出石室之遺猶可得而考然不能以翼經爲心其撰史記也好奇尚博雖或甚害於理者有不忍棄焉葢自以爲史家之學與經體異而不知說書者皆引遷爲證則遷雖無意於惑經而經之惑實由遷致也書之序虞舜也直曰側微而已未嘗明言其族也遷獨系之以爲黄帝孫至堯而四世至舜而八世世數多少既已可疑而左氏曰自幕至於瞽瞍無違命

則虞氏之先又有所謂幕者矣非止八世也堯舜世次疑似難明遷遽數之後世遂以舜為上娶祖姑則由遷之誤致之也書之述四山也多以事體相類未嘗一朝俱刑之也遷述本紀以為舜巡狩歸言於帝流共工以變北狄放驩兜以變南蠻遷三苗以變西戎殛鯀以變東夷所謂變夷狄者既未必然而左氏曰鯀殛而禹興韓子曰堯授天下於舜共工不義舜舉兵伐之則共工之流在舜攝位之後伯鯀之殛在禹未舉之前其時相

去益遠而遷并為一時使後世謂禹專其功舜不能賞其父亦由遷誤致之也書之言朕虞也伯益而已伯益之外未嘗有人也遷既載伯益於舜紀又載伯翳於秦紀而不知二人之本一使後世謂伯翳為女華之子伯益為臯陶之子則又惑於遷之說也書之載禪位也曰受命於神宗率百官若帝之初是舜不復事矣遷復書蒼梧南巡之事使後世謂舜耄期之後猶違禮而遠征則又惑於遷之說也上古帝王之事賴書而傳書學不明

尚賴史家證之而馬遷於古疏略若此此吾所以正其端歟非特此也太甲桐宮居廬之制也而謂伊尹放君則是高歡之事也周公踐祚冢宰之職也而謂負扆居攝則是王莽之事也文王稱王後世追稱之耳而謂在虞芮質成之後則是梁未亡而江陵稱帝也召公不說懼主少國疑耳而謂忌周公為師則是李林甫之忌張九齡也以盤庚為作於小辛之世以肜日為作於祖庚之世以金縢為作於周公之世以文侯之命為作於襄

王之世謬誤如此此吾所以不得不正其端歟

王柏曰朱子於春秋不敢著一字於書只解典謨三篇後又有金縢召誥洛誥說及考定武成四篇予嘗見其典謨手筆密行細字東塗西補蓋非一日所更定其教門人則俾之先讀易曉者而姑後其缺訛甚矣書之難讀也　孟子所引放勲曰勞之來之匡之直之輔之翼之使自得之又從而振德之此命契之辭也當是堯典闕文象以典刑至惟刑之恤哉乃堯命臯陶之辭路史云欽哉二句非史所記乃

戒皋陶語史文有闕與此同

王省惟歲以下至月之從星則以風雨自蘇氏葉氏張氏皆謂當在五紀之下其說若可通今觀易不易成不成等語實庶徵也上以作於人而應於天者言之下以運於天而驗於天者言之以此歲月日合雨暘燠寒風為八中以一時字貫其義甚明　夫子删詩定書實相表裏文王之風化不見於書而見於二南周公制作之具不見於書而見於雅頌七月之詩補無逸也東山諸詩補金縢也宣王中興之詩粲然復

盛而書中無一字也東遷之後諸國風次第而起雅頌亦至是而亡故文侯之命書之終春秋之始也詩書春秋王通謂之三史其亦有見於此夫

馬端臨曰歐陽公日本刀歌云傳聞其國居大海土壤沃饒風俗好前朝貢獻屢往來士人往往工詞藻徐福行時書未焚逸書百篇今尚存令嚴不許傳中國舉世無人識古文先王大典藏夷貊蒼波浩蕩無通津令人感激坐流涕鏽澀寶刀何足云詳此詩似謂徐福以諸

生帶經典入海外其書尚流傳於彼可歎亦可疑而今世經書往往有外國本云此說荣少蘊疑之詩人寄興之詞豈真有其事哉

尚書埤傳卷末